

13 宁荣两府同时开丧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：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，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，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，气象惨淡，乾坤大变，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；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，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贾珍不好擅作主张，尤氏更两头为难。或这日按赵太医主张服药，或那日遵王太医之法针灸。如此一来，贾母病势日益加重。

冬至前一日丑时，李纨鸳鸯值班时，贾母忽然两腿一蹬，知是不好，李纨忙摸贾母鼻息，竟已停了，忍不住哭泣起来。

鸳鸯飞跑去报王夫人等。宝玉黛玉惊醒后速速赶到榻前，只见贾母身体虽然强直，那眼睛却还睁着，嘴也并未合上，似不甘心就此撒手，还想看什么，说什么。

宝玉忙爬上榻去，用手将贾母眼皮合拢。黛玉也挣扎着爬上榻去，轻轻将贾母嘴巴合拢。一时贾政王夫人贾琏王熙凤尤氏探春惜春等皆到，哭声一片。

嗣后贾赦邢夫人贾珍等赶到，云板响过，阖府皆知。那贾母虽是福深之人，究竟还是未能享足八十一岁。

宁荣两府同时开丧，顿成白茫茫世界。那荣国府享有两代国公之荣。第一代贾法，第二代即是贾母之夫贾代善，到贾赦，方降格为一等将军。论起来，倒比宁国府更光彩。那宁府第一代贾源为宁国

公，第二代贾代化即已降格，到第三代本应贾敬承袭，他竟执意要到城外道观去参道炼丹，把爵位让给了第四代贾珍，袭的是三等威烈将军之衔。

贾母乃国公级诰命夫人，病逝自然要报告朝廷，元妃得知，大为悲痛。圣上不许元妃为此伤神，命抱琴夏太监等好生照顾，尤要时时刻刻保住胎脉。除命部里循章施恩外，并无别的恩典。

那时各处皇亲国戚并富贵亲友，有觉得贾家尚有元妃在皇帝身边得宠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亲来祭奠的；也有觉得龙颜已为贾家老亲甄家及贾母娘家史家发怒，抄家削爵，远着水边怕沾鞋，或只派次要人物来祭奠，或只往贾府投个名刺敷衍的。

倒是北静王妃、南安王妃亲临贾府，在贾母灵前郑重致哀。南安王妃还与邢王二夫人转达南安老太妃致哀之意，并主张探春迎娶过去的吉日不变，邢王二夫人感激不尽。那史鼎史鼎兄弟因削爵钦禁，不能前来。卫若兰史湘云来了，也不及与宝玉等叙谈，那史湘云哭倒在贾母灵前，凤姐尤氏搀扶劝慰良久，方哀哀离去。

事后宝玉私下与黛玉议论：“怎么云妹妹就不能跟我们多相聚、多说几句话呢？”

黛玉道：“正是各在屏风一边，规矩两样了。人生就是转过屏风一重重。老太太那是转过最后一道屏风了！”宝玉又痛哭起来。黛玉只垂首悲伤。

紫鹃劝宝玉节哀。宝玉勉强止哭，因问：“怎么林妹妹如今倒没有我哭得厉害了？”

紫鹃说：“只怕他眼泪都为一个人流尽了。”

宝玉望着黛玉说：“实在是他这无泪的悲伤更比我们大哭的深重。妹妹你真是再别哭了，保重身子要紧啊！”

紫鹃道：“这话说的是。”

宝玉忽然喊出声来：“妹妹，你不能如此流泪啊！”只见那黛玉眼角缓缓溢出一滴红泪。不等紫鹃找来手帕，宝玉拿出自己手帕给黛玉揩了。这回黛玉也没躲他嗔他。

此回贾母丧事，本该比那年秦可卿丧事，并头年贾敬丧事，更隆重更风光才是，却因内外种种原

35 牙缝里光光的，又喝米汤糊糊啦

米，婆在炕上剪着纸花儿，急了就把手里的剪刀扔过去，要扔到柜盖上吓唬狗尿苔。这一扔，却扔在了狗尿苔的身上，剪刀扎在狗尿苔的腿上，狗尿苔哎哟一下就坐在地上。

婆那时吓坏了，一下子扑过来看，剪刀扎破了棉裤，腿面上没有烂，但肿了一个青块。婆就趴下用舌头舔那青块，说唾沫顶用，舔一舔青块就散了，不停地问疼不，还疼不？

狗尿苔怨怪着婆用剪刀扔他，就故意哭叫，等婆吓得一脸煞白了，他才说没事没事，越是说没事，婆倒是恨自己失手，抱了狗尿苔哭。

就在第二天，狗尿苔回家吃饭，婆做了一顿米粥。第三天中午，他一进门，婆已经端了碗吃饭，而给他盛了一碗在锅台上放着，还扣了一只空碗保温，揭开一看，是米儿面，米里边煮着面条，稠稠的一大碗。

狗尿苔说：婆，婆，生产队这次分救济粮有咱的份了？

婆说：啥时候有过咱的份？！

狗尿苔说：那咋连续吃好的

哩？

婆说：你耳朵稍稍都干了，再不吃好些就饿死了！

狗尿苔看不见自己耳朵，用手摸摸，是干了，说：那是冻的！狼吞虎咽吃起了，他觉得那一碗饭是那样香，一口饭还没咽下喉另一口就吃进去，喉咙里像是伸着一只手，要把饭和碗都要拉进去。

一碗饭吃完，他的脑袋上热气腾腾，再去锅里盛时，竟然能端着空碗一个跃身从丁香树下跳到了上房台阶上，婆说：你疯啦，你疯啦！

狗尿苔走过了婆的面前，婆的碗里却是米汤菜糊糊，里边仅有一根短面，漂着像一条鱼。狗尿苔愣住了，说：婆，你没吃面？婆说：我先把面捞的吃了。

狗尿苔进了厨房，发现锅里也仅是米汤和菜，知道婆是把所有的米和面条都捞给他吃了，便拿过了辣子瓶子，说：婆，我给你夹些辣子。辣子是腥油炸的，狗尿苔给婆的饭碗里夹了一疙瘩辣子，又夹了一疙瘩辣子，腥油花花漂起来，油是多了，却辣得婆吃不下去。

再往后，狗尿苔每次吃饭，一

看到饭做稠了就不高兴，一看到婆又在锅里给他捞稠的，就恼了。

婆恢复了那种稀汤寡水，狗尿苔吃的时候故意把呼噜声弄得很大，吃完了还吧吧地咂嘴，说：吃饱了，喝涨了，和地主老财守灯他大一样了！

婆说：不要说守灯他大！狗尿苔就不说守灯他大，说他要支书家，支书家有他儿子从洛镇拿回家的旧报纸，试试能不能讨几张让婆剪纸花儿。

狗尿苔往出跑得急，婆说，跑慢些，别三跑两跑的把一碗饭又跑没了。

狗尿苔在巷道里当然要碰着那么多端着碗吃饭的人，只要有秃子金在，肯定秃子金做了稠饭了，肯定要问：狗尿苔吃啦？狗尿苔说：吃啦。

秃子金说：张开嘴，张开嘴！狗尿苔张开嘴，秃子金说：牙缝里光光的，又喝米汤糊糊啦？

狗尿苔心里想，米汤糊糊还不是一顿饭饭？能省一点，家里的存粮就多一点，如果一天能吃一顿饭而肚子不饥，那就好了，但嘴上说：吃了面，米儿面！

35



《古 炉》

◆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：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，以文字为笔、记忆为墨，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，这个宁静村落，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19 杨天飒变成了字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◆作者：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在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，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，中文系的研究生，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，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，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一瞬间，仿佛身上所有的关节都受到蛊惑，莫千雯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。她感觉自己处于幻梦之中，轻飘舒适，真有羽化而登仙的惬意。她突然意识到危险——饭店的诡异，朵儿的失踪。她咬着牙强迫自己停下来。她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，激动、诱惑、恐惧一齐袭上身来。

她停止了舞蹈，音乐也随之停止，周围一片寂静。就在这寂静中，她听见地上传来沙沙的声音。莫千雯低头看去，发现在灰白色的地面上有一个黑“蚂蚁”组成的方阵，那方阵就好像书中的一页，有段、有行、有标点和空格……音乐再度响起，“蚂蚁”方阵开始翩翩起舞。莫千雯不禁惊讶万分。

莫千雯蹲下来观看。看着看着，她突然发现那“集体”舞蹈的并不是普通的蚂蚁，那蚂蚁个个都长得十分怪异。看着看着，她猛地明白了，那不是蚂蚁，那是一个个的汉字！那不是蚂蚁在舞蹈，那是一个个汉字站在地上舞蹈！

她立刻跪在地上，让眼睛使劲贴紧地面。没有错，就是一个个汉字在舞蹈，真是让人目瞪口呆！

忽然，一个汉字从舞蹈的队伍中走出来，走到莫千雯跟前手舞足蹈，居然还发出纤细的声音。莫千雯轻轻地将这个字拿在手中，凑到眼前仔细观看，那汉字原来是个“飒”字。

莫千雯清晰地听见那个字说：“你赶快离开！”

“你是谁？怎么会说话？”莫千雯问。

“我是杨天飒，我变成了字。”

“杨天飒！怎么可能？”莫千雯惊叫起来，惊讶得不能自己。杨天飒！就是那个曾经把她从贼船上救出来的杨天飒，怎么变成了个汉字？莫千雯急忙把“飒”字拿到眼前仔细端详。

“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“来不及多说了，我们中了陷阱……你马上离开，否则你也会变化的……”

“你真的是杨天飒？”
“是我。”
“怎么才能把你变成人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杨天飒回答。

房间渐渐昏暗下来，莫千雯没有发现。那扇门在慢慢关闭。一寸一寸，一分一分……

杨天飒大声喊道：“快跑！”

莫千雯转身跑到门口。那房门已经关到只剩下一道寸许的门缝，莫千雯用力开启，那门却纹丝不动。

情急之下，莫千雯的手触到了胸前的项链。忽地一下，那玉章发出温润的光芒。莫千雯记得父亲曾经说过，这个项链是一个宝贝。她来不及多想，摘下项链，把玉章贴到“飒”字的身上。

奇迹出现了，“飒”字变成一个寸许的小人。虽然还是很小很小，但是杨天飒的模样却让莫千雯不容置疑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刻，那项链也渐渐地缩小，缩到像一个扳指儿的大小。莫千雯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她把项链戴在杨天飒的脖颈上。紧接着，莫千雯把杨天飒从

因，败笔不断，乱象叠生。

那凤姐没了财权，只陪着邢王二夫人迎送众诰命堂客，谁还驯顺听他指挥？

那邢王二夫人轮班，凤姐却一人支撑全日，连坐下喘息的工夫亦无。当年协理宁国府，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终日指挥赏罚，并不觉劳累，如今下的命令如过耳风，谁真执行？

那日邢王二夫人皆在休息，只凤姐一人值班，忽见邢夫人那边来执事的费婆子走来抱怨，说席面上等汤汤不来，端上的饭竟是夹生的，让凤姐饬令加快改善，倒是他指挥凤姐的口气。

凤姐只得说：“好大娘，厨房的事情原是太太分派给珠大嫂子并林之孝家的，你找他们去就好。”

又有周瑞家的过来，道：“寿山伯家诰命华诞，太太嘱咐送礼。”

凤姐道：“你只管去找珍大奶奶。”

周瑞家的道：“正是找了他，他不知前例，才让我来问。”

那费婆子尚未走，听了插嘴道：“是那个太太让送礼的？如今府里亏空谁不知道？还打肿脸充胖子！我们太太早说了，府里的财物并老太太遗产，谁也不能乱支乱动，丧事办完，还得三三十一哩！”